特 稿

长征中党的军事战略指导的历史性转变

■魏希楠

阅读提示 习主席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之路，是依靠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走出来的。我们党在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逐步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开始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路往哪里走、仗要怎么打等重大问题。正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红军作战指挥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从而成功突破敌人层层封锁，不断走向新生、走向胜利。在长征的伟大转折中，党的军事战略指导走向成熟、展现特质，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一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长征时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没有形成能够适应中国革命实际需要、能够真正肩负起领导党和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使命的成熟领导集体和核心，中国革命曾充满曲折和坎坷。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屡次失利，使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几乎濒临绝境。仗要怎么打、路往何处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着成与败、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对残酷困局，全军上下强烈要求和支持确立符合中国实际、扭转革命大局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一支军队如果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核心，就难以形成整体意志，也就难以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实现正确战略决策。遵义会议后，红军指战员听从党的指挥、始终高举党的旗帜英勇奋斗，在万分危急情况下不仅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不断走向胜利。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军事领导，都在长征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充分检验和磨炼。经过长征，党的领导更加成熟，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党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核心力量。

二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由受共产国际束缚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前，"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照搬书本和他国经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使苏区遭受极大损失。遵义会议之所以具有划时代意义，正在于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党扔掉"洋拐杖"，破除照搬照抄的教条桎梏，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谋划与制定出适合当时红军战略行动的方针，正确选择战略转移方向和目的地，彻底摆脱对教条主义和外部指令的盲目依赖，把战争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践证明，只有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军事战略指导，才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争得主动、走向胜利。

长征的胜利深刻表明：战略指导的主动权，取决于战略决策的自主权。军事战略指导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了战略决策由谁掌握、能否自主的问题；坚持实事求是，解决了战略决策依据什么、能否正确的问题。两者相互贯通，共同确定了一条正确政治路线，而且确定了一条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正是在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指导下，党领导红军不仅夺取长征伟大胜利，也引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三

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在极端劣势下创造性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现从被动挨打到主动破局转变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队推行"堡垒主义"战术，步步推进、层层压缩，与红军打阵地消耗、拼兵力损耗。"左"倾教条主义者执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固守阵地、寸土必争、正面硬拼，导致红军大量伤亡和被迫退出中央苏区。长征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丧失有利歼敌战机。遵义会议深刻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和恢复了毛泽东同志为红军制定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等指挥下，审时度势、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晕头转向、疲于奔命，而红军则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四渡赤水，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反复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是红军运动战的巅峰；强渡大渡河，突击队直面炮火强攻险渡，以无畏勇气冲破扼守河谷的敌军防线；飞夺泸定桥，一昼夜奔袭120公里，勇攀铁索浴血攻坚，演出了战争史上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长征的胜利深刻表明：战争对军事战略指导的基本要求，是高敌一筹、掌握主动。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增强军事战略指导进取性、主动性，通过高度机动和灵活变换制造敌人的错觉与失误，善于发现和利用敌之弱点，善于创造和捕捉战机，瞄着敌人死穴打，不按敌人套路打，发挥自身优势打。红军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下，灵活机动作战，从而夺取了局部主动，逐步改变了态势对比。这是对战争主动权和制胜规律的精深把握，是党的军事战略指导中最具活力的制胜法宝。

四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统一，为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长征前，中国革命力量总体分散，各路红军发展于中央苏区、川陕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地，指挥体制也因地区分散难以形成整体合力。长征初期，博古、李德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自顾不暇，不仅指挥中央红军硬往敌军布置的"口袋阵"里钻，而且对留守中央苏区的分局和红军也没有指导，对其他苏区红军就更谈不上战略指导和协同了。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进行分工，毛泽东同志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指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前，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在组织制度层面建立起集中统一、精干高效的军事领导指挥体制。俄界会议上，组成五人团负责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的陕甘支队的军事行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为统一全军的组织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成员并组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军委主席团，基本实现了全军组织指挥的统一。

长征的胜利深刻表明：统一指挥，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军事战略指导得以贯彻落实的制度保证。指挥分散、各自为政，纵有正确方针也难以奏效。红军组织指挥统一的基本实现，解决了军事战略指导如何贯通于作战行动这一关键问题，实现了组织指挥与贯彻执行的相统一。正是在集中统一指挥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并开赴抗日前线后，才能在广袤的敌后战场游击作战而不失章法，才能把灵活多变的战术与统一坚定的战略意志紧密结合，才能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发挥独当一面、影响全局的战略作用。

五

长征的胜利，结束了红军被围追堵截、被迫不断转移的被动局面，开始了以西北为革命大本营的新局面。长征中，党和红军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燃眉之急是如何避免同强大敌人决战，寻找敌人力量薄弱地区，获得稳固根据地，解决党和红军的生存问题，以保存有生力量。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全国形势和红军所处环境的基础上，主动放弃原来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将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选择，放在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推动局势朝着有利于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方向发展，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新局面。广大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始终坚持党制定的行动目标，即使在长征最困难的时刻，也始终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始终以捍卫国家独立和实现民族解放为己任，从而把长征的军事行动与北上抗日的奋斗目标融为一体。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于西北，最终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为后来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胜利会师、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的胜利深刻表明：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坚持和发展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将军事行动同党的战略全局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正确方向和强大动力，为中国革命夺取最终胜利提供强大战略支撑。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从"节点摧毁"到"规则破击"——

作战重心理论迭代演进探析

■王 婕 杨飞龙

谈兵论道

作战重心的精准研判与高效打击，是战役筹划的核心命题。传统理论聚焦于敌指挥中枢、重兵集团、后勤链路等物理枢纽，其制胜逻辑在于摧毁维系体系运转的关键节点。在体系集中、冗余不足的传统作战环境中，此战法成效显著。然而，当体系运行规则成为全新作战重心后，战役筹划便超越了兵力、火力的传统计算范畴，跃升为对敌全域作战逻辑的主导与控驭。

智能化战争加速重塑作战体系，对手依托分布式布势、动态接替、多重冗余备份，构筑高韧性作战体系。指挥链路可快速切换补位，通信干线遭毁伤后多路由自动重构，单点物理摧毁的作战效益被大幅稀释。战场对抗发生重大转变，这表现为即便精准锁定关键节点，也难以实现敌方体系全局性瘫痪。当物理节点不再决定体系存亡，全新作战重心究竟落脚何处？时代变局迫切呼唤作战重心理论的深刻变革。

重心载体迁移：由物理实体转向体系运行规则。作战体系有序运转，既依托各类有形作战单元，更受制于无形运行规则。指挥流程、协同时序、信息传输协议、火力分配算法等底层逻辑，规范节点交互、信息流转与行动衔接，是体系作战效能生成的底层支撑。

当前，作战重心正在发生本质位移——物理指挥所、通信站等仅是规则落地的硬件载体，而统筹全域协同的运行规则，才是维系体系完整的核心内核。摧毁实体节点，仅切断规则执行终端，属于"毁其器"；篡改决策算法、污染态势数据源，直接颠覆体系运行逻辑，属于"乱其法"。相较物理毁伤，规则层面的破坏直击体系根基，修复周期更长、恢复难度更大。

制胜机理嬗变：由实体毁伤转向体系规则破击。认知革新推动作战制胜路径深度转型。传统节点摧毁立足物理域歼灭，战果评判以实体毁伤数量、毁伤范围为标尺；规则破击聚焦信息域、认知域扰控，评判核心标准是敌方体系整体失序失效。二者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打击体系"硬件"，后者针对体系"软件"——运行规则与智能算法。

规则破击具备高效费比、低对抗代价的突出优势。依托数据投毒、信息欺骗等软杀伤手段，可在不破坏敌方建制装备的前提下，制造全域协同紊乱。指挥员依托篡改后的虚假态势研判战局，极易作出背离战场实际的错误决策；各作战单元时序基准错乱，进攻、防御、保障行动相互脱节；智能保障算法遭到干扰，出现供需错配。此类打击不会造成大规模物理损毁，却能诱发体系功能性全面崩溃。更具威慑的是，规则污染带来的体系紊乱难以快速修复，短时间内无法重建稳定作战秩序。

认知对抗升维：由"夺气夺心"升级为"体系夺信"。体系运行规则根植于技术链路，更深嵌于人员、部队组织协同关系。《孙子兵法》提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在智能化战争中，夺气夺心的核心要义，是系统性瓦解敌方作战体系内在信任。

体系信任分为三层关键支撑：对战场态势信息的信任、对上级指挥指令的信任、对友邻协同支援的信任。规则破击的核心目标，就是逐层击穿三重信任链条，令敌上下质疑数据真伪、怀疑指令正误、担忧友邻配合能力。当怀疑氛围全域蔓延，敌方体系将陷入"研判瘫痪、行动迟滞"困境，各层级反复核验情报指令，作战行动犹豫拖延，跨单位协同畏首畏尾。即便兵力装备完整无损，体系凝聚力与整体作战能力已从内部瓦解。软杀伤摧毁的不是武器装备，而是维系体系聚合的组织信任，其指向更清晰、对抗特征更鲜明。

筹划范式革新：由静态"治形"迈向动态"驭序"。兵家历来辨析"形"与"势"："形"是兵力静态部署，"势"是作战动态趋向。搜寻关键节点、实施实体打击，属于"治形"战法，立足敌方静态布势寻找薄弱靶点；扰乱运行规则、掌控体系秩序，属于"驭序"方略，在敌方动态作战流程中制造结构性矛盾。

"驭序"核心在于操控敌方底层运行逻辑，诱导体系自我冲突、内耗失能。不再追求逐个摧毁作战单元，而是扭曲协同规则，让各作战力量行动相互掣肘；不再层层突破防御阵地，而是扰乱时序逻辑，促使敌防御体系自行脱节瓦解。如同棋局博弈，无需尽数清除对手棋子，一招扰乱全局判断规则，即可令敌方全部兵力进退失据。

实现从"治形"到"驭序"的跨越，必须同步重构三类核心作战能力。一是认知研判能力，深挖敌方体系逻辑层级，梳理信息流转、解析决策算法、摸清协同协议，定位维系全域秩序的关键逻辑节点；二是规则对抗能力，发展算法干扰、认知塑造、数据攻防等新型软杀伤手段，突出精准控规而非单纯毁物；三是效能评估能力，革新战果评判标准，以体系失序度、混乱辐射范围替代传统物理毁伤指标。

从节点摧毁到规则破击，从夺气夺心到夺信驭序，清晰勾勒出作战重心理论演进脉络，折射战争制胜机理由物理域向信息域、认知域纵深延伸，制胜路径从摧毁物质实体转向操控底层逻辑。当体系运行规则成为全新作战重心，战役筹划不再局限于兵力、火力要素计算，而是上升为对敌全域作战逻辑的主导与控驭。这一变革，是未来作战理论持续深耕的关键战略方向。

前沿探索

关注无人精确毁伤作战

■王 俊 闫振生

●面对大国竞争背景下智能化战场高强度、快节奏、非对称对抗的要求，传统有人主导的单域线性杀伤模式已难适应形势发展，依托无人作战平台实施精准毁伤成为现代高端战争的必然选择，亟需深入探索适配无人作战力量的全新制胜路径。

智能化战争深刻重塑战争对抗逻辑。无人作战力量正由战场辅助力量跃升为体系破击的关键支撑，依托人工智能、全域组网、集群协同等前沿技术，催生出区别于传统精确火力打击的全新作战样式——无人精确毁伤作战。其核心要义在于以全域无人作战平台为主战力量，统筹多域作战资源，依托一体化智能指控体系，精准完成目标定位、火力投送、毁伤评估，对敌指挥中枢、防空节点、战争潜力等核心要害实施软硬融合式毁伤，瘫痪敌作战体系、消解其战争潜力。

重塑制胜机理：推动线性杀伤链向智能杀伤网升级

无人精确毁伤作战立足智能化作战体系优势，其核心制胜机理在于推动传统时序化、单链路线性杀伤模式，向分布式、并行化、可重构的全域智能杀伤网进化升级。实现路径聚焦于无人作战平台全域布势、智能算法自主赋能、网链体系重构强能。

破链组网，构建弹性跨域杀伤闭环。以全域无人感知、指控、打击平台为主要载体，依托智能化网络信息体系，贯通"侦察定位、智能决策、火力投送、效果评估"全流程跨域链路，标准化构建"精准发现、智能研判、靶向打击、量化评估"的无人精确毁伤作战闭环。通过前端自主作业、系统同步解算，大幅压缩决策响应周期，实现目标定位、火力投送、毁伤评估全链条弹性可控，为体系破击奠定精准制胜基础。

智能调度，实现全域资源动态适配。依托泛在网络互联互通全域作战资源，运用高兼容性智能算法，统筹调度多域无人作战单元。实时感知目标价值、战场态势与平台状态，动态完成力量重组、任务分配、信息分发。摒弃固化编组模式，实现多域无人作战力量按需组网、即时联动、灵活适配，最大限度释放全域作战资源效能。

分布抗毁，锻造韧性网信支撑基座。采用分布式无人集群组网架构，拓展跨域多元杀伤链路。依托海量节点组网赋能，生成多方向、多批次、多维度并行打击能力。发挥分散部署、节点冗余、链路复用等架构优势，在局部单元损毁或链路中断时，实现自主补位、快速重构、接续作战，持续保持对敌核心要害高频次、不间断结构性毁伤，稳固体系对抗优势。

夯实制胜基石：打造低成本可消耗规模化装备体系

应对高强度、持续性、高消耗的智能化战场对抗，必须全方位重塑无人装备建设运用形态，推动其向低成本、可消耗、规模化方向转型，为集群贯序突击、全域压制、体系破击提供坚实物质支撑。

贴近实战，打通高效量产链路。充分发挥成熟商用技术优势，促进制造工艺向无人作战平台迁移转化。立足实战需求，优化研发设计理念，聚焦侦察、干扰、打击核心功能，精简冗余配置，推广模块化组装与增材制造。实现无人作战平台低成本研制、批量化生产、快捷化采办、通用化维保，以降低作战成本。

更新理念，倡导可消耗放量运用。确立适应智能化高强度对抗的装备运用新理念。立足无人作战平台人员零伤亡、低损耗优势，大胆将其投入敌核心防御纵深、高危对抗空域及复杂极限战场。以适度装备消耗换取立体突防、体系破击、态势塑造等关键优势，最大化释放无人力量前沿突击效能。

算法赋能，释放集群体系对抗效能。以低成本可消耗装备为硬件基础，配套完善集群自主协同、目标分配、队形变换、自主对抗等智能算法体系。通过规模化无人单元组网联动，构建分布式侦察干扰、多向饱和突击、全域持续压制等作战样式。以数量规模叠加智能协同催生战力质变，有效消解传统防御体系优势，塑造非对称无人作战制胜格局。

迭代制胜战法：创研跨域集群智能融合范式

依托智能杀伤网链体系支撑，以跨域协同重构全域力量联动格局，以集群智能激活无人作战平台自主作战潜能，全面升级智能化攻防对抗范式，推动作战形态向网络中心战、认知中心战深度转型。

打通跨域关节，强化协同作战支撑。统一无人装备数据链标准与通信协议，破除多作战域无人力量交互壁垒，构建全域一体、互联互通、随遇接入的协同体系。依托智能任务规划系统，实时融合多域态势信息，动态调配跨域资源、优化力量编组、规划突击路径，实现多域优势互补、火力联动释放、效能叠加涌现，实施全域立体协同精确毁伤。

赋能集群智脑，提升自主作战能力。构建分布式集群自主运行规则与协同算法体系，依托单元局部交互、自主感知决策，形成海量低成本单元自组织、自适应、自博弈的集群作战能力。降低后方指令依赖，强化集群战场自主研判、分配、突击能力，夯实智能化无人自主对抗核心软实力。

创新博弈策略，实施灵活非对称战术。发挥集群分布式、多节点、高冗余优势，实施分布式全域态势感知，融合多元情报构建全景实时战场图景。灵活运用集群队形变换、多目标同步打击、高低搭配贯序突击、诱饵欺骗牵制耗敌等战术，主动创造攻击窗口，实施持续动态博弈、精准高效制敌，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延展制胜边界：开拓多维极限战场运用空间

无人精确毁伤作战应充分发挥无人作战平台无人员生理束缚、环境适应性强的独特优势，从物理空间拓展、作战域融合、极端环境适配三个维度，持续延伸作战能力边界，突破传统力量运用局限，构建全时全域、极限可控的作战格局。

进军全维空间，拓展物理作战纵深。常态化运用无人化陆上作战平台、海上作战平台、空中作战平台等多元平台，构建全域化立体布势。实现海上隐蔽预置、空域持续驻控、陆地机动制衡，填补传统作战全域覆盖缺口，达成战场空间无盲区、无死角、全覆盖。

深化多域融合，加速效能叠加释放。推动无人作战力量深度融入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对抗，实现软硬杀伤一体化。依托集群构建动态感知网络，同步开展电磁、网络的攻防作战；打通多域平台协同链路，实现跨域联动、立体封控、一体打击，形成火力毁伤、信息压制、认知迷惑的多域一体制胜能力。

砺刃复杂环境，强化极端条件适应力。优化无人作战平台环境耐受性与自主作战算法。依托视觉导航、地形匹配等自主技术，摆脱对外部导航通信依赖，实现高危、极端、陌生战场环境下的稳定部署、自主作业、持续作战，全面拓展极限对抗能力边界。